

## 阮家通讯 2005

2005年的第一天，迈阿密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，风不紧不慢地吹着，偶尔几片树叶飘下，落到绿绿的草地上。小快艇时而从运河呼啸而过，激起浪花有节奏地拍打着河岸。被惊起的鸭子扑通扑通地上了岸，慢慢地摇着身子懒懒地览着食。我们坐在凉亭里，啃着刚刚从树上摘下的木瓜，似乎完全忘记了几个月以前躲避接二连三的飓风袭击的恐惧和不安。

2004年是辉煌的，对中国来说。中国选手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表现出色，计划内和计划外的该拿的和不该拿的金牌都拿了。尤其是刘翔在110米跨栏夺得金牌并平了世界纪录，让人扬眉吐气。想当年我在大学里也练过三年半400米跨栏并获得过国家级运动员证书---当然是三极。可惜毕业后再也没上过栏，要是坚持下来练它20年，到如今也该跨出国门跨进世界了吧？

2004年是无奈的，对很多人来说。年初阿扁用苦肉计这种雕虫小技竟然赖在台上。年中老江心不甘情不愿半就半推让出了半个位子给小胡。年底的美国大选让人跌破眼镜，难怪英国《镜报》在大选翌日头版新闻标题是“**How can 59 million Americans be so dumb?**”（“为什么五千九百万美国佬如此不开窍？”--五千九百万投了布什的票，五千七百万投了克里的票）。

2004年是忙碌的，对我们来说。就参加会议之便，我们全家六月份回了一趟哈利法克斯。梅莹和露霞都在那儿长大，回去看看她们的学校和同学，见见我们的老朋友，望望曾经属于我们的房子，亲切的感情难以言表。尽管她们娘仨都希望回去，但我於八月份正式辞去了Dalhousie大学终身教授的位置。六月份怡林带着梅莹和露霞回中国一个月，访问了上海，武汉和西安。这是继99年后她们第一次回中国。俩孩子非常热爱中国，希望今年再回去。圣诞节期间大学同学刘新宇一家来访，我们两家同游了迪斯尼世界，迈阿密海滩，以及离古巴仅90英里的西礁岛(Key West)等地，还去NBA热火队球星奥尼尔的豪宅门前转了一圈，大开眼界。

2004年利用开会的机会，我领略了日本京都的历史和文化，众多的寺院无不具有唐文化的烙印。重庆附近的大足石刻，真乃中国佛教和文化的瑰宝之一。在千手佛前许上一愿，倍感心安。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果然名不虚传，城不转桥转，桥不转水转，水不转人转，人不转那是累了--不愧为西方的苏州。2004年又得机会去法国访问三周，分别访问了北边的拉弗尔(Le Havre)，中部的图尔(Tours)和南部的图卢兹(Toulouse)。图尔是巴尔扎克的故乡，去他的故居转一圈出来，仿佛自己也成了《人间喜剧》中的一员。在图卢兹参加法国-加拿大数学联合会议时，不仅赶上了法国国庆，还有机会去图卢兹的市政厅参加宴会。市政厅里华丽的雕像和绘画，极典型的法国艺术，玲珑满目。及其意外是图卢兹是费尔马老先生的故乡，而且图卢兹的市政厅里有他的雕像。尽管折腾了数学家们300多年的费尔马大定理前不久被证明了，但站在雕像前仰望费老先生，仍让人油然而生无穷的敬仰和羡慕：老先生300多年前研究数学仅用一笔一纸一美眉而以！无怪乎他当年在一本书的空隙处写道：他知道怎样证明大定理只是空隙空间不够，写不下了。。。



京都金阁寺



重庆大足千手佛



水城威尼斯



图卢兹费尔马雕像

2004年是灾难性的，对佛罗里达人和东南亚人来说。九十月份，四次飓风连续袭击佛州。飓风过后的惨状令人恐惧。所幸得是四次飓风都与迈阿密擦肩而过，我们平安无事，也许在千手佛前许的愿起了作用。下次回去一定好好念念阿弥陀佛。飓风，地震，海啸，让人深感自然的威力，人类的无奈，生命的脆弱。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所拥有的，享受能得到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

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平安，快乐。

阮士贵  
2005年元旦

注：阮家通讯 1999-2004 可在 [www.math.miami.edu/~ruan](http://www.math.miami.edu/~ruan) 上找到。